惜抱軒筆記

惜抱軒筆記三

經部三

春秋

莊公二十八年冬築郿　水經注云京相璠曰公羊傳作微在東平壽張縣西北三十里有故微鄉魯邑也杜預曰有微子冢以此推之所云微子去之者正是去居於此耳其宋地似武庚未畔時尚屬武庚武庚滅乃以封微子故樂記云投殷之後於宋正謂武庚耳當武庚滅成王封微子爲宋公之時固以安殷遺民之心然殷之大家大率遷於洛又以六族七族分之魯衛微子故

國不以與宋而與魯聖人慮經盛衰假令微子後人更有畔心周與魯衛三面包宋於中國足以制之矣至微子既爲宋公然周止稱爲微子不曰宋公知微子之心非樂爲宋公者也死不葬宋地越境而葬微殆以受微於先王歸首於所封之土其微子遺命乎

左傳

左傳葵邱之會齊桓自稱小白余此余字是語辭非我字義說文余語之舒也正得此余字之解

七穆　鄭穆公子見經傳者可二十八人靈公夷襄公堅公子歸生子家 公子尨成十四年[illegible]公子疏 公子去疾子良 公子宋子公

公子曼滿公子魚臣公子偃子游公子班子如公子喜子罕公子騑子駟子印士子孔子豐子然子羽五人不知其名公子鰌公子發子國公子嘉子孔襄二十二年杜注七穆良氏游氏罕氏駟氏國氏豐氏印氏乃云穆公十一子意有名字各出當併為一人者耶然亦不止十一也穆族同字者兩子孔兄弟也有夫疾子良又有士子孔子良有子羽又有行人子羽公孫揮伯叔與兄弟子也有偃子游又有駟帶之子偃子游兄弟之曾孫也名字恐同者即段子石則其行輩不可考然皆穆族以是知論語於子羽必加行人字者以別於公子子羽耳當時穆公子既多甚有賜族者有不

賜族者子羽之父蓋未賜族者故傳但稱公孫揮也

恥爲禽焉　左傳昭四年司馬臣闔廬故恥爲禽焉杜注言其舊爲闔廬之臣非也沈尹戌必無適吳臣於闔廬之事蓋臣者臣僕之意卑視之也猶王彥章謂亞次門雞兒之意故恥爲禽

共工氏　鄒子言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然則共工亦更姓改物之天子非諸侯也太子晉言虞於耽樂淫失其身者蓋共工末世之君猶夏商之桀紂矣古者王伯皆君長之稱耳無天子諸侯之別禮記共工氏之霸九州即是王天下之異稱也太子晉言黎苗之

王即公侯君一國之異稱也漢書載劉歆三統歴謂其工任智刑以强故伯而不王吾謂其說非是杜元凱謂其以諸侯伯有九州此承劉氏之失也

徵褰與襦　注云褰袴也蓋袴與襦對卽是裳也其異於裳者分衩在面不同裳之分在兩旁耳以其分衩可褰揭故又名之褰也漢書昌邑王傳衣短衣大袴袴卽袴字惠文冠朱博傳官屬多褒衣大袑師古曰此大袴也又敘傳紈襦紈袴之閒此皆以襦袴相對並卽是裳之面分衩者說文袴脛衣也古自殷以上可通名曰脛故有脛衣之名六朝時人猶上衣下裳而武人乘騎於下裳

不便則另以帛縛之謂之袴褶江表傳言呂範釋韝着袴褶此如今戰帬矣隋煬帝大業六年以臣下從巡游禮服爲不便又以袴褶不宜見君乃去袴褶而衣袍無上衣下裳之制此是古今一大變革自是衣不分上下而世遂疑褌爲袴不知袴之卽褰而非褌也褌襠是一物袴與褶是二物

公羊傳

孫以王父字爲氏　考之於傳似不必盡然如子產已稱國氏子國子也豈待孫乎吾疑無駭卽字展非其祖字展也羽父明爲請謚與族隱公依以字爲謚之法賜

謚曰展父而族曰展氏傳義自明前儒不達字謚之法故說之窒滯耳

、論語

小大由之　集注以小大由之屬上句讀此從程子說也程門楊謝諸公及後李延平皆屬下有所不行爲一句以文義論似屬下爲是屬上則全是贅語或問朱子有辨然竊不敢以爲是蓋此小大由之即是以和用禮之人原不至於大放肆但未免少偏於和故小大之中於禮偶有所惑即有所不行若本是一味於和放廢禮法則事事不行豈得云有所不行乎

周禮孝德以知逆惡蓋至孝之人視其於父母少有未盡之處即是逆惡故孔子以能養不敬者比至犬馬此即逆惡也近世說論語者以朱子集註爲非謂不應喩及犬馬不知此即以不敬之養爲尙可苟安非所謂孝德以知逆惡者矣

先生　先生本是父兄之稱後生本是弟子之稱以師長猶父兄也故亦謂之先生而後生亦以是稱凡受學者固不必親子弟也然立名之始則原以一家人而分之故論語先生饌及儀禮兄弟後生舉觶乃正是其本義近世所有之辟詩外傳賈生新書乃有以先醒釋先

生之義大爲鄙陋且說文有醒無醒乃後世之字卽此一端足明此兩書皆爲後人僞作之本也世乃有信其說者亦可咲矣如晚生字晉人以稱家之幼小見晉書元帝紀又王大令帖二女晚生皆佳後世乃以爲通用之卑稱其理亦正如此耳禮記遭先生於道先生與之言則對此先生皆當遍父兄師長言之正義固已誤以師長爲主矣

可也簡　余往作雍也章義以可也簡可字亦屬使南面此從上蔡說也或問不從上蔡之說亦是朱子未定之論語類一處云可字連屬上節 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出說苑十九卷今

家語冀之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　從政是專執國政之稱左傳言荀林父胥之從政者新及子產從政一年是也季康子之時仲由三子已見用但未嘗使如孔子於季桓子之時之從政耳使康子而用孔子其爲東周矣此既非所能使委任三子使當國重任故猶足以治魯也是以孔子亟勸之金正希作此題義云從事其閒贊未議焉耳不知三子此時久已從事其閒康子習知其勝任不待問矣從政非贊末議之謂也今之從政者何如及論語末子張問何如可以從政亦當依此解

澹臺滅明　史記澹臺滅明狀貌甚惡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言幾不知其爲賢也而家語乃言其有君子之容而行不稱爲以容取人失之子羽索隱以其與爲說吾謂今家語僞耳史記所采或卽孔氏眞家語也

劉原父以有婦人焉爲邑姜嫌以爲太姒則武王不可曰予有亂臣也竊按釋文作予有亂十人云本或作亂臣非按陸德明所云有臣字非者卽原父意耳然卽依今論語作亂臣而婦人作太姒亦無病蓋武王所云予詩云我國家非指己身也惟武王所言乃文王時事故孔子言三分有二亦言文王也

鄭康成謂惟裳正幅如帷非帷裳者謂深衣削其幅縫齊倍要朱子集註用康成說而略加字云其餘若深衣蓋深衣乃以上衣下裳縫合爲一其殺削何待言古蓋有非朝祭禮服而燕服亦分衣裳爲二者如黃衣狐裘之類此不得卽謂之深衣但削幅若深衣耳

羔裘元冠不以弔　按檀弓羔裘元冠夫子不以弔如孔穎達說此但指主人小斂之後若主人小斂之前當以朝服往則正是羔裘元冠矣其說非是禮記但載子游裼裘以弔事裼裘豈卽朝服哉檀弓承上始死羔裘元冠者易之則將弔人亦必易去羔裘元冠雖主人未

小斂必不以素裘元冠往也至所易則古人常居布冠止是白布漢魏六朝人巾帢猶白帢唐後乃不然又古人弁以葬則弔者或弁或白布冠皆可其衣或素衣或深衣其裘或麑鹿或狐貉無不可所弔若是朋友自當疑衰其但爲所知死而不必疑衰但不以素裘元冠弔耳

說文拱拲皆居竦切拱斂手也拲攤也子路拱之當是欲攤持之拱乃假借字

閔子　閔子衣蘆花事見或問所載吳氏引韓詩外傳語撿今韓詩外傳此語不可見宋時蓋猶有外傳眞本

今坊刻乃抄集之書僞爲之耳語類載建安吳才老作論語十說及論語考異又有論語解然則此吳氏必才老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無　按桓魋奔衞在哀十四年左傳傳因敘司馬牛奔齊又奔吳終至魯而死於魯其年不可知此章是桓司馬既亡牛出奔至魯之語也子夏曰商聞之矣此亦是夫子既喪追述昔聞語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欲其不以奔亡濱死爲戚戚也故其下有四海之內皆兄弟之說若見有兄存而告以四海皆兄弟則無差等矣記者因上章不憂不懼類記

之耳固非一時事也

子路仕衛　朱子謂孔子雖有正名之說告子路然終不分曉痛說與他使不仕孔悝此事不可曉竊考孔子在衛與子路論爲政時其時孔氏乃悝之父文子蓋子路尚未仕於孔氏故得從子反魯仕於季氏及以不肯要言於小邾叛臣始於季氏不合而去檀弓子路去魯卓正此時事意至於衛爲孔悝所招而入其家此孔子所未及料無由豫告以事悝之不可也若在衛時居其國不非其君大夫但言正名義亦分明惜子路迂之終不悟耳其情事曲折意是如此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一章　如子夏所自解則子游之所譏爲過矣然愚意以謂其論有未盡蓋儒家所謂本末自有不同若以性與天道爲本文章爲末其爲本末者義甚深則所謂始終本末一以貫之惟聖人能之不可以語於小子者也若以人立身大節大行爲本而威儀言語小節爲末其爲本末者義稍淺此非不可以語於小子者也度子游之旨非必以聖人所罕言者責子夏以教門人小子但嫌其專講小節而開啓大義處少耳子夏遽以有始有卒惟聖人爲辨恐未足服子游之心而集注所云誠意正心之事則無者亦稍失子

游之意矣

朱子以明道伊川二程子之學如一人故於集注內但稱程子更不分別有連引二人之說者但以又曰隔之正以為如一人也至朝聞道章賢哉回也章飯疏食章子在川上曰章子路曾皙章皆引伊川在前明道語在後亦止用又曰字又有鎔合兩人語為一者如中庸首子程子曰一段及論語解先難後獲所云宏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宏則隘陋而無以居之皆合兩人語也在朱子之義止取明義理而不復較其語之出於兩賢此自是著書之變體若以文字之體言之似不

若明白分出之之為當也

胡氏曾氏　語類輯廣問語解胡氏為誰曰胡明仲也

又集注中曾氏是文清公曾幾字吉甫黃氏是祖舜或問事君盡禮章言蘖山黃貢政說得之按宋史黃祖舜福清人不言其字語類一處祖舜乃字繼道晁氏是晁以道以道名說之初以元祐黨人禁錮不得仕二十餘年靖康中落致仕為中書舍人後得待制見珊瑚鈎詩話語類載其附梁師成薦其恭致仕乃宣和末非靖康也李氏是李光祖語類稱李閎祖之祖光祖剛定窮按閎祖者李方子之兄宋史方子傳不載其父兄名曾光祖當是字其名不可考又按今集注中引胡文定說亦稱胡氏不別其父子猶程子不別其兄弟洪氏係景盧否記考亦恐是洪興祖

劉聘君　加我數年集注稱劉聘君者蓋草堂先生劉

勉之也

孟子

集義義以方外也必有事焉敬以直內也必有事焉之事非行事之事言其心戒慎恐懼常有事於誠敬未嘗少懈也敬義夾持而成浩然之氣即文言傳之不疑於所行也程子及程門諸賢說必有事焉皆從心體上說朱子他處亦多取之至孟子集注乃云必以集義爲事似是誤也若此處仍說集義則於聖賢功夫有闕漏而文辭亦繁複矣蓋惟恐專以有事就心上說是禪學也實則孟子以兩處合來元無偏著空虛之弊朱子用意

太過反失孟子之旨

周井有公田、周衷理四書典故辨證謂周止是一井九家本無公田此此襲萬充宗之說實謬說也周禮小司徒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上文明言土地則知此九夫之地非九家人也若公田明載於詩在私田之外公羊傳云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葱韭盡取焉此皆經之明文非出後箋注豈可易哉如必謂九夫爲井卽斷爲九家則試讀匠人營國面朝後市市朝一夫亦將謂以一夫居之乎古人田之畝畝本是田形之名非是田數之名又周一夫之田爲

百畝因轉以畝爲數名故云五畝之宅則畝非畝畝矣夫亦本是民庶之名非數名而轉爲數名故云市朝一夫則夫非民庶之夫矣此二事正一理也

委吏非周禮之委人其官蓋如周禮之廩人所屬之下士十六人倉人所屬之下士八人者耳故所職但云會計料量也乘田亦非周禮之牛人羊人所主蓋祭法用牲牷之法不親司樴乘田乃牧尋常牛羊者正當周禮之牧人耳疑乘字當讀如甸言養牲於甸野者若充人則養牲於國中矣充人牧人皆司樴而充人又差重於牧人也

委積　委積者少曰委多曰積聚物之名不必定主何物周禮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鄭君云廩人倉人計九穀之數足國用以其餘共之所謂餘法用此是言穀委積也鄭又云職內邦之移用亦如此也皆以餘財共之此是言財貨委積也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軍旅共其委積薪芻委積也然推字之本義從禾當以穀爲主孔子嘗爲委吏趙注主委積倉廩朱子只用委積字以委積包倉廩而言委又可包積也其職主受聚穀故史記世家曰料量平其官曰委吏專以委命穀猶小行人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亦專以委命穀也此與周

禮遺人兼掌財與穀之委積委人掌薪芻委積者語稍異要之委積字以言穀為主而古人多是通用柳子厚鈷鉧潭記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此用委積字非誤望溪宗伯譏之乃是誤也

堯舜性者章動容周旋中禮惟此句是說性之者之事下哭死而哀至末皆是言反之者事蓋如此乃是致曲使曲能有誠也

自文王至孔子五百有餘歲　依漢志三統歷計之文王崩至孔子生五百八十八年及上推自湯伐桀至武王伐紂六百二十九歲又上推堯在位七十載舜在位

五十載夏十七王四百三十二歲然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王皆五百餘歲與孟子合

集註　孟子集註林氏者三山林少穎豐氏者豐稷呂侍講者呂希哲稱其官以別于呂與叔也閻百詩謂王子章所引陳氏爲陳耆老

爾雅

西北隅謂之屋漏　孫炎以當室之所白日光所漏入此解無可疑曾子問所云當室之白也劉熙釋名以古人親死撤屋西北隅薪以爨竈若值雨則漏此乃謬說親雖死屍猶在室安忍撤之使漏以士禮言之室西印

無房猶有序撤屋之西北豈即室之西北乎

樞達北方謂之落時落時謂之戺　此當謂門堂之門樞蓋古人門堂制亦是五架屋故前堂可以行禮內外左右有塾四其門宜正居堂中棟之下而別施下梁以受門樞所謂㮰謂之梁也若樞達北方則在北檐之下北檐已卑不須加㮰其地則南有餘而北寡也意有外塾無內塾與以此爲室之戶樞者非是

杗廇謂之梁其上楹謂之棁　郭注梁爲屋大梁此語殊不分明近焦循斵以爲此南北施者今俗所云駝梁其解不可復易蓋其形上穹微有屈勢似度水之梁故

名梁而梲可加其上若今俗所呼東西施之梁乃爾雅所云棟謂之桴其上安得復置楹哉古人藻梲藻是水草蓋取辟火之義

桷謂之榱桷直而遂謂之閲不受檐謂之交　桷本方長木之名而屋椽方不圓者亦名桷易鴻漸於木或得其桷凡方木則鴻可立足矣左傳子尾抽桷擊扉此非椽也適有長方木可抽取耳慶舍援廟桷動於甍乃是爾雅桷謂之榱左氏故加一廟字義故顯桷直而遂言其直至屋宇勢垂也不受檐者不直至宇更加短榱宇勢微揚以剩吐霤謂之交者言兩椽相交矣中棟崇甚

者於汝宜不甚者於閎宜

橛謂之杙在牆者謂之楎在地者謂之臬大者謂之栱長者謂之閣　大者二句皆承在牆者言也閣所以閣物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即此閣也栱者以木杙於牆承閣以固之必有兩故曰栱也邵二雲解爲門閣誤矣後所以止扉謂之閎乃是門閣

橜謂之臬　郭注門閫按鄭注禮記閾閫也蓋閫是限義橫於下以爲限者閾也豎於中以爲限者臬也故並可以受閫之名　吾舊爲此說近見張阮林士冠禮閫西閾外說辨引甚繁似不若吾兩皆可名閫之說可以辨其紛矣

禮君行爲賓也中右扉門中矣卿爲
上介則拂闑士介則拂棖若大夫餘
闑行正中門擬君之理或在君左而不
拂闑或在君右而不拂棖似皆可是

東棖　左扉　楣　闑　右扉　中門　西棖

日中棖與闑之間

闔之謂扉所以止扉謂之閣　按此閣字郭本誤爲閡
字陸德明以作閣爲別本證之說文閣所以止扉則別
本之當從固無疑矣近邵二雲併郭本改之且於所引
左傳高其閈閎亦改爲閈閣是於爾雅則是而於郭注
則非矣竊意古人門大者中有臬而無門牡則以大木

爲拒以止風撼扉啟則拒使勿闔闔亦拒使勿啟是爲閤也

小學

凡一家之學數十年或百年相承前必有所受後必有所增其增而得者雖多而固不能無失吾謂許氏說文誠爲字學之精然謂其無失則固不然也夫古文以木貫鼎耳而舉之曰鼏其字从冖讀古螢切考工記作扃易作鉉吾謂考工之扃假借也鉉非借乃正體蓋其字非從元黃之元乃象形下厶者鼎腹上厶象耳以一橫貫之故其讀亦當古螢切讀元典切者非也若鼏則諧

聲字至若賓祭之禮鼎彝簠簋之上以絺綌覆以蔽塵其字依古但作冂耳入隸書時苟作冂則與八亂故假借密字康成士喪禮注冪鼏之字古文皆作密是也其後經師又作羃鼏字以代密取其易別也蓋其變已在許叔重之前而鼏與鼎遂至相亂說文鼎部鼏字云从鼎冂聲周禮廟門容大鼏七个其解皆是說鼏字而其字形乃作鼏又爾雅鼏沒勉也此其字亦當從鼏鼏舉重之意故以爲勉義又古籀之音與黽相近故鼏沒通爲黽勉也而鼏既亂於鼏故鼏亦變爲鼏而許氏蚰部遂與螽爲一字而鼏之一字亦不見於說文矣按劉向傳丙已

作篸沒則其變固已久矣

說文無由字余疑由字古作田象其下根株盤結上放蘖初出形非从田無部可附說文又無笑字徐氏乃附入之所引唐人說甚陋吾謂此字本不从竹漢書薛宣傳作关差是古蓋作关象人開口形非从天亦非从天亦無部可附故遺其字若載此二字當專立部由字中當引長若略出則鬼頭之由字又無妥字吾疑此从安省以手撫安之不可入女部可入爪部又無斋字此字从巾與布之从巾義同而从爻者象其疏之形織葛之名也猶織麻之名布也禹貢鹽絺當止作斋亦非論粗細之别若謂是細

葛則當入厥匪不第曰貢矣後假借希字爲希少義而
刪浄絺字爲細葛綌爲粗葛而希爲織葛之本字反忘
之竊謂說文以布入巾部則希亦當入巾部許氏蓋失
希字本義故不能歸部而遺之竊意古爻爻是兩體一
斵一連許氏止有爻而失爻義
說文無免字竊意此亦象形字爲喪服之免作[illegible]也[illegible]象
上覆首見髮而下則人也免非常服冠則去冠冕則去
冠故假借爲免脫之義此字無部可歸當專立部故許
氏遺之也又說文以衰爲衰笠之衰縗爲縗服此亦非
是按古文衰作[illegible]是上从衣省會意而下象垂衰之形

則本爲喪服作字明矣假借爲衰笠雨衣又假借爲盛
衰後人因加糸爲縗以致別耳加糸爲縗猶隸書之加
草爲蓑笠字豈得反以爲本字乎
說文謂古所貴鳥乃專造字若凡鳥第从鳥隹偏旁而
已焉亦專造字爲江淮閒鳥黃色按江淮閒今安有一
黃色鳥而當貴之者乎竊謂焉卽雁也雁知時爲大夫
所執摯故可貴矣後以焉爲語辭乃更作雁字猶於爲
語辭乃更作烏字朋爲友朋乃更作鳳字也劉焉字君
郎似亦取知時之義乎小學之義殆有許氏所未詳而
漢人尚有別傳者乎

說文弟韋束之次弟也从古字之象言古文𢀳象束韋形小篆从其象形小變之耳此意自明又民眾萌也从古文之象蓋古文民作𢫔亦从羊字而加筆以著數多之義小篆又从而變耳然小篆於古𢫔字之形太遠矣許氏亦姑爲說耳又烏𩿨古文烏象形於象古文烏形此亦从古象形而變說文無免字有𠒋字生子也二王帖借勉字爲𠒋

黃庭憂柔則正台古字意若恴乃愁意也又說文開从門幵蓋象門牡形非从才也俗書自誤冇單作開羍得之

說文引書教育子又月部𦘔是兜鍪冃部冑胄也冑
各一字
說文引書今尙書無者虞書雅𩛥周書我有載於西商
書高宗夢得說使百工負求得之傅巖商書以相陵懱
周書來就惎惎
說文所載譚長說㸑沙𥁕 徐巡說栗 揚雄說緈
𦥯 賈侍中說厄毒稽囧㒸 甯嚴說狛 尹彤說屮
芟下注周書所說 周書盡人姓名 杜林說藍𡚁婪𦦙叟怯 司馬
相如說𦐖 王育說女无兂 劉歆說蠓 董仲舒說
蝝 淮南王說蜩蝘 宮溥說東 衞宏說𥁕 逯安

說句

分部之法葢古有之似不始於許氏辛部凡辛之屬皆从辛張林說少部凡少之屬皆从少尹形說女部王育說凡女之屬皆从女市部凡市之屬皆从市周盛說似此四部林形育盛所立也

古分用後通用字亦有小篆家分用而古人實亦通用

廣寬大　廣大屋　鱻新魚　鮮魚名

邍高平　原水原借爲邍用又作源字　擡舉手下　揖讓

𣆪敦　厚山陵厚　埽掃除　糞棄

殬敗音妒　斁厭　勥迫　強有力

釙貞卟　悔尤悔　莤昔酒　𥳑說文亂也經多訓直左傳借爲莤

悲惡也　𤼵行皃　罤罦弟　昆同也

悳愁也　憂和之行惜爲憂用以優爲和意　洒酒滌先禮反　洗濯足穌典反

亶謹　亭六寸簿　𥨎國名　竆困

盌安　㘝詞也　匋燒土　陶再成邱

霝雨下　落草木落　𠶷十萬　意志也　億安

屚屋屚　漏刻漏　頾待　須髮

㚔私逸　淫水溢　竢待　俟大也

朔鳥食餘　殘傷　𢈨危　圈獸圈

㚕惡　臭氣　匪盛帛器　篚車笭

㚍大夫死卒伍士 迗至 弔弔喪

歿亡 没入水 䤵䆩 疏通

兩再 兩二十四銖 卪符卪 節竹之節

竄塞亟而閉塞之 竄逃 猒飽 厭窄借為飽又作壓字

瘑病 廢屋頓 癹畫病 跛行不正

㒞二心 攜提 屰順屰 逆迎也

衺衣 展轉 㠭視也今皆用展字 充 簪是俗字

迻遷 移禾相倚 曁日頗見 臮臮臯陶

龔給 共同 丰艸蔡也 芥菜

晨早 曟星名 卉眾艸 莽犬逐兎艸中

晷日月會辰三月陽氣動　㐬不順子突犬从穴出

厬側出泉　氿水厓枯土　气雲气　氣氣糜槩餼或𩞁

厝礪石　措置　刅刅業　刅創傷刅之或𠛓

叶叶疑　䭕下首　稽畱

隫溝　●　𧷓續　瀆溝水四瀆水又爲貫瀆

霒雲覆　侌古文　陰水南山北

𠂢下邳　陘危　垂遠邊

嬖治　乂芟艸借爲治意　艾五行志引洪範艾哲暘若

摯握持　𡣼至也　贄執以相見

𠷎詞　𦋐誰　疇田疇

遺 讃皆解作習 貫 錢貝貫慣則合字

寑 地室 衕 重也 復 反

竺 厚 竺 厚 篤 馬行遲頓

𢧵 次第 豑 列 序 東西牆

㰦 幸 覲 幸 冀 州

達 先道 衛 將衛 帥 佩巾 率 捕鳥畢

䜭 隨 遻 逆行 粤 粤藥

敳 妙 𧢟 見 微 隱行

竆 窮 鞫 理罪 鞠 養 鞠 革毬 鞠 酒母 鞫鞠字皆說文所無

寋 室 寒 誠 塞 隔

彳甹使 俜使 荓周頌借此、說文無荓字

何何負借作誰何 荷荷花借作何負

辡辡訟方免切 辯辯治符蹇切 辦判也蒲莧切

詛詶 詶直又切今隸借祝

爪覆手 叉手指甲

今分古通

橋篆通爲橰橰是俗字 [illegible]篆通爲隸之譌 久考工記久諸牆士喪禮冪用疏布久之 歷篆卽爲厤

象字漢書梅福傳用爲馬櫪 羑古文誘 祅蠥衣服歌謠

史記滑稽傳又爲釜屬字 進善也 草木爲祅

鳥獸蟲蝗爲蠥

經史通用妖孽

君子於學無所不收苟有善焉吾則取之不沒其所自

得吕嘗掩人善以為己有哉夫音韻之學中國古固有之然由西域傳字母之法而啟中國學者之解悟則其實不可誣隋書藝文志云自後漢佛法行於中國又得西域婆羅門書能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義廣蓋字母之名漢時無與有未可知而字母之法具矣至東晉譯華嚴經則有字母之名詳今世華嚴經雖唐譯而王簡棲頭陀寺碑已用華嚴經則僧云有晉譯者不誣第東漢時婆羅門書其字母十四而已而華嚴所云善財受於善知眾藝者其字母自阿至陀凡四十二至僧守溫乃定為三十六字母蓋盡用中國之字音為母無

西域二合三合無字有音之母此尤便於中國之書故至今學者指避用之字母非始守溫三十六之字母始於守溫耳戴東原乃謂字母始於唐季且謂儒者但當言切音本於孫炎不當言字母吾謂孫炎所以悟切音之法正原本婆羅門之字母孫炎固可貴而字母之法不可忘守溫之功不可沒必欲掩彼所長意尊儒而其於儒者之量小矣

惜抱軒筆記四

史部一

國語

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此文再言瞽史韋注以前瞽爲樂師後爲太師前史爲外史後史爲及史言謂此皆兼言太師大史以下官也而自矇誦以上言常時也自百工諫以下言臨事王有過而諫爾之

周語瞽獻典韋注典樂典也宋菴公校本如此史記周世家丙正文注文同今蘇州刻明道二年本朱文游所

影鈔者作晉獻曲錢辛楣以曲爲是竊按曲字見於莊子或偏曲及宋玉對楚王其曲彌高及高唐賦赴曲隨流等語皆指樂之音調節奏而言似不足當晉所當獻於王之義惟樂典則禮有上下之分辭有勸戒之義於獻王爲當此字仍當從宋公本作典

晉文公請隧賈侍中以爲葬禮是也韋注誤

穀洛鬬韋注謂穀在王城東入瀍至靈王時盛出王城之西而南流合於洛毀王城西南王欲壅之使北出穀按韋說誤矣若誠如此則靈王引穀入故道夫何失哉蓋穀即澗水本在王城之西而瀍自在王城東二水夾

王城谷南流入洛故書曰瀍水東澗水西惟洛食也靈王之時穀洛鬬盛與洛門然入洛之處非其故也靈王欲除其患壅其流西之南流使東流出乎城北入瀍雖免毀宮之災而大逆山川之性以王都形勢度之水汩其後斯為失所是以一傳而衰矣韋昭以靈王壅改之流為穀之故道豈非失乎穀水似復出城西入洛東漢王梁爲河南尹穿渠引穀注洛陽城下東寫鞏川及渠成而水不流似梁所穿略同靈王之故迹違山川之常性故不流也

晉語胥臣言文王諏於蔡原而訪於辛尹然則蔡是周戚內邑名文王所諏之蔡不知為誰後以其地予蔡叔度及蔡仲之封因舊名以被新邑猶鄭之居新鄭也

以此足證僞古文書邦之蔡三字於文爲不順若左傳命之以蔡則其文無病邦之者必其地先有蔡名也命之者命復蔡侯耳

史記

太史公識象往入舜宮鼓琴事與孟子微異恐是眞舜典語而孟子與史公所聞於孔安國各解之不同以理論之似史記是蓋舜先爲匿空藏身其中瞽瞍象實土所不能及待瞍象去而舜出入宮當在象後矣

太史公係後人尊稱之辭漢官儀乃云其官本名太史公此謬說也漢書臣瓚注引茂陵書司馬談以太史丞

爲令又孔北海告高密縣曰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據此則凡史記內以太史公稱談者卽子長所加以稱子長者皆後人所益又何疑焉若文選載報任安書首云太史公牛馬走公字乃令字之誤耳稱太史令猶後人之云銜稱牛馬走猶後人稱僕稱弟之類

夏本紀左準繩右規矩載四時以開九州通九道孫疑四時四方之時也蓋指南之法禹時已有其時道路不通非以候時日定方嚮不能行也

禹爲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爲姓故有有夏氏有扈氏按啓滅有扈而封以同姓如所云滅唐而封太叔者

湯誥以禹臯稷三公咸有功於民故后有所立所以爲諸侯法以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不予所以爲諸侯戒是蚩尤亦諸侯也三朝記云庶人之貪者此豈眞孔子言哉

余謂盤庚遷河北殷墟與太史公異說而史記殷本紀末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命修行盤庚之政殷賢君多矣獨行盤庚之政者正以其始遷居殷故也正義引竹書紀年自盤庚徙殷至紂之滅七百七十三年更

不徙都紂時稍大其邑𨚍竹書年數字有誤而更不徙都之說不謬堯舜紂皆名也後世以堯舜爲美稱以紂爲惡稱耳史記天下謂之紂此語似誤

周本紀毛叔鄭奉明水衛康叔封布茲衛字蓋衍文後晉唐叔得嘉穀晉字亦然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尹佚筴祝曰殷之末孫季紂殄廢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於天皇上帝於是武王再拜稽首曰此曰字是尹佚賣讀筴膺更大命革殷安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此處敘事與霍光傳讀奏於皇太后前中夾以太后語相類

武王徵九牧之君登豳之阜以望商邑此豳不知所在商邑

則河南之亳偃師也此即下文南望三塗北望嶽鄙之事
麋鹿在牧蜚鴻滿野今逸周書作夷羊在牧然竊意以
史記爲是此即孟子所謂沛澤多而禽獸至
其登名氏三百六十夫不顯亦不賓滅以至今言殷有
賢三百六十既不顯用亦不賓禮滅字屬下讀蔑棄之
意言棄之以至今裴駰讀屬上句誤也
秦本紀裴駰注引漢書曰商君爲法於秦戰斬一首賜
爵一級欲爲官者五千石其爵名亦爲公士云云今漢
書百官表中脫欲爲官者句又按韓非子斬一首者爵
一級欲爲官者爲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欲爲

官者爲百石之官然則裴注千字十之誤也

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各四百里太公於齊兼五侯地按太史公此語必有所本其說最的當侯百里兼五侯者方二百五十里耳小於魯衛也此語非本左傳班固時已不得太史公書所原出誤以謂即本左氏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之說遂改云太史公於齊亦兼五侯九伯之地不知征之者言所統有此侯伯十四國得以方伯之命征其軍賦耳非兼有其地也出班氏之誤而後之說左氏者亦誤

史記平準書言漢伐匈奴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

十餘萬斤此言應賜者有是數而大農實無以予之故詔曰罷歸無所食乃置武功爵以賞戰士戰士得此爵得賣與民其直錢十七萬則當一級劉貢父以萬武功字爲衍非是爵十七級漢時黃金一斤當錢萬第一級值十七金二級以上遞加所直合軍中應得以功受爵之人計其直多於應受賜金之數矣故云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一金一斤也足以抵戰士之賞矣然功少爵卑者可賣若功大爵尊亦不得矣蓋爵尊其人必少而國家亦可以官之不至罷歸故云爵得至樂卿樂卿第八級此言買者不得至九級也買爵者補官先除又或以贖禁錮免

罪故人尙樂買以恐帝犯救之賜爵一級貴於萬錢而已而此爵級十七萬則大貴於彼蓋武功爵優於常爵又以此抵戰士之賞高舉之其賞者亦何必眞得一級十七萬錢哉及至後以民買復者多徵發十辦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爲吏而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不欲者出馬則是受買爵之害者又多矣此皆欺詐其民之術爲國若此良可悲哉故其後大將軍驃騎又出擊胡得首虜者當賞賜五千萬金而財賞戰士頗不得祿蓋雖有武功爵而民不欲買之矣

平準書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十而一算云云按此

虔為史漢解者皆不甚明晰說文緡業也賈人占緡錢
是本字史漢言緡乃借字耳是時商賈以幣之變多積
貨逐利所藏積非錢幣乃貨也故令以其物自占自占
者右物若干值錢若干自言於官也直二千則一算然
則緡者猶今商賈之言貲本以錢準之耳而手力所作
者無本錢則以其所作直四千乃一算其匿不自占占
不悉者沒入緡錢其實物而非錢故後言得民財物以
意計奴僕以千萬數及田宅此皆非錢特以錢計耳而
李裴及顏監率以錢貫解緡若人家有藏鏹者皆出算
則漢固未嘗有是事矣惟劉曰商賈居積及伎巧之家

郭桑農所生出謂之緡此解同許愼之說爲得之矣若吳孫皓以會稽太守車浚湘東太守張詠不出算緡就所在斬之此是以太守兼爲商賈事而怙勢不出算錢故斬亦非如李斐等之說至元世祖時盧世榮所爲立市易司計商人物貨四十分取一正漢時算緡法也

柯維騏論平準書後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至何足怪焉四百餘字謂是平準書之發端非其後贊其說極爲的當無可疑者惟云其文止於烹宏羊天乃雨爲敍事未竟而遷死不得成就則非是太史公此書以平準爲題敍至此年置平準則事究矣載卜式之言以

論平準之失義亦盡矣無可復益以爲長語矣此書止於元封元年封禪書止於天漢三年較平準過十年以報任安書少卿抱不測之罪語推之是征和二年太史公尚在見任安之及禍又過封禪書十年矣豈因其死而有未竟哉太史公本文詔至是可以止耳若太初二年藉吏民補車騎馬太始二年鑄麟趾褭蹏之類此在漢書食貨志似當續入乃爲前後相備而班氏於元封元年之下遂入昭帝事則爲疏漏甚耳

周公居東即伐殷事故史記唐叔得嘉穀獻王以歸周公於兵所周公受禾東土此居東之證

衛世家貞伯卒子頃侯立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衛爲侯太史公以康伯及考伯以下五世皆稱伯至頃侯稱侯故疑衛本伯爵不知周初字謚之法其稱伯者以字爲謚非爵也王曰孟侯衛自康叔爲侯矣豈待夷王時哉又云釐侯卒太子共伯餘立爲君其伯弟和以其賂賂士襲攻共伯共伯自殺和爲衛侯是爲武公按柏舟詩髧彼兩髦者子事父母之禮也明共伯死於釐侯之前安得有立爲君之事武公衛之賢君而太史公采雜家之說誣以篡弑可謂考之至疏矣

趙良說商君言百里奚相秦五年而東伐鄭此鄭是漢

中之南鄭抑或即京兆尹之鄭所謂宣王弟鄭桓公邑也秦昭公十年已縣北鄭矣意其側猶有戎居猶藍田之居驪戎也秦穆公并國三十茲必其一秦得此則通於關東其勢益大故獨舉爲百里之功若謂伐桓公子孫之新鄭其事在晉秦圍前或有或無固不可考然即有之只是尋常伐國亦何足考迹耶

史記魏文侯十七年伐秦至鄭而還築雒陰合陽表作洛陽誤此雒乃入渭之雒分枝津入西河者非河南之雒

余作郡縣考論郡本不統縣三晉既立之後郡乃統縣

矣然楚懷王時秦取漢中地漢中在秦之制一郡耳而屈原傳以謂亡其六郡盡楚是時猶依春秋時舊制郡小不過一縣地耳故漢中便為六郡此足見七國制各不同處三晉郡自統縣楚自不也

蔡澤傳曷鼻巨肩魋顏蹙齃說文魋為神獸杜回切頹出額也直追切此借魋為頹字當讀直追切又頞鼻莖也烏割切或作齃

傳易者楚人馯臂子弓傳江東人矯子庸疵按江東是楚郡名甘茂傳范蜎言楚南塞厲門而郡江東迨至秦猶為郡名烏江亭長云江東雖小地方千里意項羽時

滑爲郡名至漢高乃名之曰鄗郡乎

貨殖傳太陰在卯穰正義云歲後二辰爲太陰漢書注張晏言太陰在歲後三辰蓋晏說猶張守節說也連本辰計之耳以其說推之漢書歷志武帝元封七年十一月甲子朔冬至日月在建星建星斗也是時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然則歲星固在斗牽牛分矣其辰丑也丑合子歲星所合爲太歲所居故志曰太歲在子子後二辰寅也太陰當在寅故是歲曰閼逢攝提格此以歲太陰名之也太陰之所以名太陰似本以歲星所去之辰名之太陰居於不用之地其前兩辰以居太歲乃爲

太陰之用其必前兩辰者殆亦避歲星也於是歲星右旋太陰太歲左旋歲星與太陰每遇丑寅申未則互易歲星與太歲每遇子丑午未則互易故翼奉傳云今年太陰見於甲戌考其年太歲在甲戌太陰當在子言太陰所建非太陰自居也太陰不用其用在太歲故曰建也孫淵如解太歲即可稱太陰似非是

孟子章句引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欲云云或謂貨殖傳云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圭爲魏文侯時人不得下與孟子相及疑此別一白圭竊謂貨殖傳當魏文侯時五字專屬李克說言舊有此

務盡地力之道而已而其後白圭乃別用一術非謂圭亦文侯時人也故載圭言吾治生產若孫吳用兵商鞅行法若文侯時人亦安敢稱述後進如吳起商鞅者乎故知集注之非誤也

漢書

惠帝紀始即位詔中郎郎中滿六歲賜爵三級中郎不滿一歲一級外郎不滿二歲賜錢萬此爵是合十九等之爵遞加而上故一爵貴於萬錢也又元年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此爵級不遞加止是第一爵公士之爵買三十爵用錢六萬一爵二千而已此本是以

贖罪假買爵爲名取古人議貴之意耳若非以救罪雖三十爵猶一爵耳人豈貴之哉又惠帝所云免死罪者當是可疑之死罪猶如甫刑所云大辟疑赦其罰千鍰之義故其所取亦不多武帝天漢四年令死罪贖錢五千萬減死一等則正當死者矣而其取以爲利故甚重也太史公家貧不足自贖蓋其時子長於吏議亦是死罪不能自贖則就蠶爲宮刑是其家無五十萬錢也漢文帝除肉刑所去黥劓刖三者而已其腐刑乃尚用者蓋有故也漢時風俗尚厚民之自閹以求進者蓋未有也除腐刑則天子宮中無宦者可用矣且民之正犯

當宮者亦希故復嘗募死罪爲宮刑以備宮禁之用若張賀爲衛太子賓客當誅張安世爲上書得下蠶室司馬子長吏議爲誣上則漢律所謂不道罪當死者其下蠶室必是自請亦如張賀故報任安書言幽糞土之中而不辭反覆自明其所以不忍死之故也自閹其子以求進似東漢之世始有之於是宮中腐者乃至千人以其無罪而爲刑餘則可悲以其寖盛亦可畏矣此西漢所以士人多內侍禁中而東漢則不然也至其宮刑亦相沿未絕至隋乃斷鼂錯對策言肉刑不用又言除去陰刑張晏注陰刑爲宮刑非是陰刑乃巧詆以殺人之刑文帝所言刑不除去也

景帝詔云訾算十以上乃得官廉甚愍之今訾算四得官按此所云官者皆謂郎也漢初之制以郎須有衣馬之飾乃得待上故以訾算張釋之云久宦減仲之產衛將軍青介舍人具鞍馬絳衣玉具劍是也漢之仕進大抵郎侍及仕州郡及卿府辟召三途而已郎乃宦於皇帝者也無訾不得宦於皇帝自可仕郡縣及卿府也至武帝建學校舉孝廉後則郎不必訾算而後登是郎之選盛而入羊入粟得補郎更甚於昔之訾算是郎選亦衰此皆景帝以前所未有也應劭謂衣食足知榮辱故限訾十算乃得爲吏不悟此制不通行於凡吏也

元帝紀贊云善史書應劭以爲史籀所作大篆非也史
謂脊史史書即隸書耳貢禹傳言擇便巧史書習於計
傳能欺上府者以爲右職此正謂俗書豈古篆哉
平帝紀在所爲駕一封軺傳如淳曰律諸當乘傳及發
駕置傳者皆持尺五寸木傳信封以御史大夫印章其
乘傳參封之參三也有期會累封兩端端各兩封凡四封
也乘置馳傳五封兩端各二中央一也軺傳兩馬再封
之一馬一封也按此如淳引律以高紀注所引律合之
此所云五封者即彼所引四馬高足爲置傳也如劉屈
氂傳長史乘疾置是也所云四封者中足爲馳傳也所

云三封者下足為乘傳也以緩急別用馬之上下此三等乃出使者及吏二千石所乘故當用御史大夫印封也若軺傳則乘者事輕所在為駕固不必是御史大夫印矣如梅福從縣道求假軺傳司隸從事為申屠蟜封傳是也然則後世有以使臣出當名乘傳而稱軺傳者乃是誤也至漢律所云當乘傳謂其爵位使命當乘也發爵置傳謂其爵位非應乘傳特發傳以往迎其人也如儒林傳言以安車蒲輪駟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注申公所乘則所云發者與說文棨傳信也此即如淳所云尺五寸木

西漢二百年官制前後不同孟堅不能盡紀其改變也

讀史者當以推考其時事而知其制之變惠帝即位初賜中郎郎中滿六歲爵三級四歲二級外郎滿六歲二級此所云中郎者乃天子禁中親近之人其所任乃景武以後侍中中常侍之職其言郎中者言郎侍於中非以郎中爲官名也外郎者外廷郎也其所任乃景武以後三署中郎侍郎郎中之職後之所云中郎者乃在司馬門中其周廬之外爲外也漢初所云中者宫禁之中而殿署在司馬門中皆爲外矣又漢初有中大夫旣又置光祿大夫太中大夫盡併是侍從諷議之官而有三等百官表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爲光祿大夫秩

比二千石太中大夫秩比千石如故按此文蓋誤景帝詔王薨遣光祿大夫弔祠諸侯薨遣太中大夫弔祠光祿大夫之置久矣豈待太初乎又光祿大夫比二千石中大夫似不逮非同秩而改名也至大中大夫當在中大夫上必非比千石疑光祿大夫舊是中二千石太初降之爲比二千石而太中則比二千石如故耳其中大夫官蓋秩千石太初元年裁去之而紀者遂誤以謂改中大夫爲光祿也諸傳所載中大夫大抵在太初以前人太初以後惟王國有中大夫劉昭注後漢百官志引漢官云大中大夫秩比二千石車服志引東觀書亦然此語蓋得其實故賈生自太中大

夫降長沙傳爲降謫太史公自序稱太中大夫壺遂曰上大夫而班孟堅兩都賦序稱公卿大臣內有太中大夫董仲舒也仲舒本傳內脫失太字但云爲中大夫者中大夫則非大臣矣劉向傳亦云仲舒爲太中大夫

食貨志李悝作盡地力之教地方百里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則畮益三斗（此依臣瓚注）不勤則損亦如之方百里之增減爲粟百八十萬石矣竊疑古人大抵計米以石權也此志鼂錯云百畮之收不過百石是也計粟以斛量此志趙過代田一歲之收常過縵田畝一斛以上是也惟李悝法以石計粟云百畝歲收畮一石半爲粟百

五十石此卽鼂錯之百石也蓋粟百五十石得二百併
爲米百石矣
食貨志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白撰
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
橢之其文龜直三百劉仲馮欲移白撰於一曰之下非
也重八兩以重差小復小乃白金上有此字故加曰字
而白撰乃其名非白金上字如王莽鑄錢文曰小錢曰
么錢曰幼錢曰中錢曰壯錢曰者錢上有此字也
六國韓之都三平陽也陽翟也新鄭也漢書地理志潁
川陽翟夏禹國周末韓景侯自新鄭徙此按此新鄭字

乃平陽之誤韓至哀侯乃滅鄭而都新鄭而景侯乃哀
侯曾祖世家云景侯九年鄭圍我陽翟其時景侯安得
有新鄭哉當時韓北有平陽南有陽翟蓋包新鄭於腹
中迄哀侯滅鄭而定居故志於新鄭下云韓自平陽徙
都之蓋自景侯至哀侯雖居陽翟而平陽之爲都猶南
北並建焉故於新鄭尙可云自平陽徙也惟陽翟則必
不可云自新鄭徙耳六國魏之都四河北也安邑也鄴
也大梁也漢書地理志河東郡河北縣詩魏國晉獻公
滅之以封大夫畢萬曾孫絳徙安邑又安邑縣魏絳自
魏徙此至惠王徙大梁又魏郡魏縣應劭注云魏武侯

別都水經鄴水又東出山過鄴縣西注云管子曰築五鹿中牟鄴以衞諸夏後屬晉魏文侯七年始封坱地故曰魏也鄴至秦漢爲魏郡魏縣以理推之應邵別都之說良是不爾何以有魏名哉水經注有文侯七年封坱事不知所出意坱卽擊文侯子擊是爲武侯魏世家子擊逢田子方於朝歌引車避下道文侯時此地已爲都則擊居之故與子方遇於此也六國表文侯二十五年太子罃生罃卽惠王文侯時子擊雖父在而列爲諸侯矣故其子曰太子也然則文侯武侯之世往來於安邑與鄴者也惠王時安邑逼於秦鄴逼於趙故徙居大梁

殆自鄴徙耳而地理志於安邑下云魏惠王徙大梁猶云韓自平陽而徙新鄭矣

地理志金城郡昭帝始元六年置莽曰西海何義門云平帝元始四年冬置西海郡乃王莽遣中郎平憲等持金帛誘羌豪獻地爲之非改金城舊名也齋按義門之說是班志誤也此郡臨羌縣下固云西海王塞外有西王母石室僊海鹽池古僊西一音此僊海卽王莽之西海而志謂之塞外蓋地志皆本元始二年劉歆等所紀後班氏大抵因之若以元始四年置郡事論之僊海非塞外矣西海郡自比近臨羌更爲一郡而此金城郡終

莽世未嘗改命曰西海故隗囂來歙傳於光武未定隴右前皆云金城郡也明莽時存此郡名矣若莽之西海郡在臨羌外者水經注明載云王莽諷羌獻西海地置西海郡而築五縣又云湟水東南流逕龍夸城十三州志曰城在臨羌縣西三百十里王莽納西零之獻爲西海郡治此城據此則西海五縣其一龍夸餘四不可知而別於金城可知酈道元既載十三州志西海郡之本地明文矣而猶沿班氏之誤曰金城郡莽之西海郡則可謂惑矣大抵西海之郡不過羈縻暫置羌旋叛之豈眞可以設縣命稅比之內地故志所不得而載也武帝

元狩二年得匈奴昆邪王地置武威酒泉郡矣元鼎六
年乃爲張掖敦煌徙民以實之而地志云武威太初四
年開張掖酒泉大初元年開敦煌云後元年分酒泉置此必文誤當云後元年開
耳其分置自在元鼎計四郡之初置亦尚羈縻其開設縣邑可命
令長收召賦役同於內郡乃在得其地二十餘年之後
王莽安能以此行之西海乎

藝文志馮商續太史公七篇顏監引七略云商陽陵人
治易事五鹿充宗後事劉向與孟柳俱待詔韋昭曰商
受詔續太史公十餘篇在班彪別錄商字子高竊疑子
高乃馮奉世之子姓故馮奉世傳敘其先世如太史公

月敘之體盍子高之自敘而班氏卽因之以為奉世傳

南史謝朏為侍中齊受禪朏當日在直侍中當解璽乃引枕臥傳詔使稱疾欲取兼人又王延之傳內載宋孝武遜侍中四人王彧謝莊為一雙阮韜何偃為一雙常充兼假按侍中每日應有人在省正直無人正直攝者稱兼假若既常充是正直矣而又謂之兼假蓋重其官遴選以予人之意謂假攝曰兼此蓋漢制舊已有此語王莽傳縣宰缺者數年守兼是也故張晏注項羽傳假守曰假兼也今人不達古時俗語觀晏此注反增惑矣

虞翻傳為擘臣觖望師古曰觖謂相觖也語殊不明觖

謂缺卽缺少之意故孫寶傳傅大后言摘觖以揚我惡是摘其缺失義此觖音缺而舊作漢書音有或讀邱瑞反而解爲覬望之義故蔚宗李通傳論云以觖一切之功此音義乃顏監所不取又按說文無觖字依顏義卽缺字之異體依舊義則欠部欿字之異體

公孫宏傳開東閤以延賢人此閤是小門宏不以賢者爲吏屬以爲賓客故別開門以延之也若後漢汝南太守韓崇召蔡順爲東閤祭酒其後魏晉至梁陳稱東閤祭酒者甚多此則正是參佐耳又有西閤祭酒如孔琳之爲桓元太尉西閤祭酒是也蓋公府及州郡皆得作

閣室以居參佐故有東西之稱與平準東閣自別異而
書籍字形往舛互嘗各隨義正之
嚴助傳淮南王上書云越人名爲藩臣貢酎之奉不輸
大內應劭曰大內都內也師古曰治粟屬官有都內令
丞按後人率稱天子宮中爲大內誤會此書之語應顏
以官解之是也而卽以大內爲都內則尙非也蓋武帝
太初以後國家穀貨統於大司農若漢初之制則治粟
內史自掌穀粟大內自掌財貨故史記景帝紀云中六
年以治粟內史爲大農以大內爲二千石置左右內官
屬大內是大農大內各爲一職之徵也淮南上書在武

帝建元三年其府大內之官固在也及後更定官制裁
大內之官而左右內史之名亦去更設均輸平準都內
之官以領左右內官之舊職而皆屬於大司農然則大
司農誠掌穀貨矣若爲治粟內史之時但掌穀耳班氏
百官表蓋未稽其分合第知大司農原於治粟而遂先
書云治粟內史秦官掌穀貨表內更不載大內之名則
已疏矣應劭因班表爲注故有未盡悉者若大內之官
蓋亦本於周之職內非秦官也又律歷志言度者分寸
大尺其法用銅又用竹爲引職在內官師古注引宗正
屬之內官長丞竊疑此內官乃本大內屬之左右內官

後爲都內主財貨者若屬宗正之內官恐是主宮內者
非律歷志之內官也
輦者古人一稱而其制有三者之別詩我任我輦周禮
注引司馬法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
車及左傳輦重如役之輦皆以人輓行重車而大者也
巾車連車組輓連讀爲輦後居宮中從容所乘此則以
人輓行輕車而小者也左傳南宮萬以乘車輦其母及
魏獻子以二婦人輦以如公國策老婦恃輦而行霍光
傳其妻顯作乘輿輦韋絮薦輪侍婢以五采絲輓顯此
皆略與巾車連車同制而與輦重之輦異制制雖異而

皆有輪皆以人輓行者也至後世帝王游行宮中升降高下又以有輪之輦爲不便乃前後皆以人舉之如今之轎無輪唐人謂之擔子亦曰輦王莽傳晉灼注引漢儀注皇后婕好乘輦餘皆以茵四人舉以行此西都賦乘茵步輦是也言步所以别於有輪之車

李尋傳五經六緯尊術顯士何義門云言緯者始見此故張衡言緯始哀平殊謬尋此言本非指讖緯注家誤說耳尋上下文皆言天文當爲人主所取法此五經者五經星也六緯者十二次相向爲六故人主當法之以尊五行之術顯十二州之士耳與經書讖緯何涉哉

從事中郎幕府之官自漢至本朝皆有之始見毋將隆傳按中郎本天子之衛臣以衛臣而從事公卿之幕府故曰從事中郎唐時藩鎮幕僚有郎官御史之稱其端蓋已啓於漢也

孝平王皇后傳便時上林延壽門按漢上林有兩處一在城內一在城外城外之上林武帝時所起所包廣遠在南山之下若城內上林高帝時即有之蕭何所請令民入田者也蓋景武以後不以爲豫遊之所而屬大農以鑄錢藏幣平準書楊可告緡錢上林財物衆是也平后自王莽第入宮皆在城內無得至南山下上林之理

蓋在城內上林去宮甚近故可便時耳便時顏注不明章懷注楊震傳引此解云待吉時而後入其解似明而實非蓋平皇后之便時未嘗非欲待吉時而此但言殴便停住許時耳此時非指吉時如以此便時爲吉時以解楊震傳尙亦可通而以解胷不傳趙王商避疾欲便時移住學宮不可通矣

漢書敘傳言綺襦袴昌邑王傳言衣短衣大袴袴之制世或未明今爲考之蓋裳袴褌三者各異物也周人上衣下裳裳者禮服也袴者幼童不裳者之衣內則曰衣不帛襦袴其制似裳而小裳前後交掩在旁而袴左右

交掩在中也本非成人士君子之服而無貴賤衣之其在戰國之季騎與車謝時乎其形固便於騎也左傳徵褰與襦褰袴也胥昭公時未必士遽衣袴戰國造飾爲是證耳吾固疑左傳多後附之書也漢始承秦其禮服皆約元無衣裳之別故當時朝廟服惟用單衣至東漢明帝乃復古衣裳上元下纁之制祭止用於三雍及大祭祀其日朝亦循西漢之單衣單衣乃周人之深衣其制連上衣下裳而合之腰中有橫縫無裹斯以別於襜褕袍製以爲禮服而已漢人分上下衣而二之者上襦下袴袴非禮服不可見君第可以接賓昌邑王以袴張

斂之類是也急就篇云襜襦袷複褶袴褌褠袴為褶在外曰袴近體乃褌袴非褌也若東漢後所云帬者本正是袴但帬寬廣漢書所謂大袴大袑也所尊稱袴者則制狹耳故南史何尚之傳云裂帬為袴袴褶乃單中服也或云眾居執事役者亦衣之魏志言管甯布襦袴布帬隨時單複要之帬袴是一類而分廣狹皆是便服不可為禮服故管甯親薦饋餕則必改衣白布單衣也大抵單衣雖減於古之衣裳要必寬博而交掩在左右不便乘騎至隋開皇時又以羣臣從巡游騎馬袴褶見君如單衣為不便乃變單衣而為袍自是祭祀君臣賓客

相見皆袍古人腰中橫縫猶分上下之深衣遂不得見而男子亦無衣袴者矣單衣元可以加袴之上以見君故宋武時諸王入內脫單衣只用帮帽如家人禮也深元帶子方矩入朝公服中符碧縁帶布袴符者猶今言袴也單衣乃襯袴可也而碧綠帶則非正人所當著故拖衣見之而元帝以為惡也